

漢張仲景先師傷寒論原文卷十一

後學吳考槃編次

二三三夫實則譫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二三四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二三五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譫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二三六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濇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氣湯主之。

二三七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

二三八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濇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二三九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鞕爾。宜大承氣湯。

二三十陽明病。下血。譫語者。此為熱入血室。但頭汗出者。刺期門。隨其實而瀉之。濇然汗出則愈。

二三二汗出譫語者。以有燥屎在胃中。此為風也。須下之。過經乃可下之。下之若早。語言必亂。以表虛裏實故也。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二三三傷寒四五日。脈沉而喘滿。沉為在裏。而反發其汗。津液越出。大便為難。表虛裏實。久則譫

語

三三三陽合病。腹滿身重。難以轉側。口不仁。面垢。讖語遺尿。發汗則讖語。下之則額上生汗。手足逆冷。若有汗出者。白虎湯主之。

三三二陽併病。太陽證罷。但發潮熱。手足絳絳。汗出。大便難而讖語者。下之則愈。宜大承氣湯。
三三五陽明病。脈浮而緊。咽燥口苦。腹滿而喘。發熱汗出不惡寒。反惡熱。身重。若發汗則躁。心憤憤。反讖語。若加溫鍼。必怵惕煩躁不得眠。若下之。則胃中空虛。客氣動。膈心中懊憹。舌上胎者。梔子豉湯主之。

三三六若渴欲飲水。口乾舌燥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三三七若脈浮發熱。渴欲飲水。小便不利者。猪苓湯主之。

三三八陽明病。汗出多而渴者。不可與猪苓湯。以汗多胃中燥。猪苓湯復利。其小便故也。

三三九脈浮而遲。表熱裏寒。下利清穀者。四逆湯主之。

三四十若胃中虛冷。不能食者。飲水則噦。

三四一脈浮發熱。口乾鼻燥。能食者則衄。

三四二陽明病下之。其外有熱。手足溫。不結胸。心中懊憹。飢不能食。但頭汗出者。梔子豉湯主之。

三四三陽明病。發潮熱。大便溏。小便自可。胸脇滿不去者。小柴胡湯主之。

三四四陽明病。脇下鞭滿。不大便而嘔。舌上白胎者。可與小柴胡湯。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

和身澌然汗出而解也。

二五陽明中風脈弦浮大而短氣腹都滿脇下及心痛久按之氣不通鼻乾不得汗嗜卧一身及面目悉黃小便難有潮熱時時噦耳前後腫刺之小差外不解病過十日脈續浮者與小柴胡湯脈但浮無餘證者與麻黃湯若不尿腹滿加噦者不治。

二六陽明病自汗出若發汗小便自利者此為津液內竭雖鞭不可攻之當須自欲大便宜蜜煎導而通之若土瓜根合及大猪膽汁合皆可為導。

二七陽明病脈遲汗出多微惡寒者表未解也可發汗宜桂枝湯。

二八陽明病脈浮無汗而喘者發汗則愈宜麻黃湯。

二九陽明病發熱汗出者此為熱越不能發黃也但頭汗出身無汗癰頸而還小便不利渴飲水漿者此為瘀熱在裏身必發黃茵陳蒿湯合主之。

三十陽明證其人喜忘者必有畜血所以然者必有久瘀血故令喜忘屎雖鞭大便反易其色必黑宜抵當湯。

三一陽明病下之心中懊憹而煩胃中有燥屎者可攻腹微滿初頭鞭後必漉不可攻之若有燥屎者宜大承氣湯。

三二病人不大便五六日繞臍痛煩躁發作有時者此有燥屎故使不大便也。

三三病人煩熱汗出則解又如瘧狀日晡所發熱者屬陽明也脈實者宜下之脈浮虛者宜發

汗。下之與大承氣湯發汗宜桂枝湯。

二五四。大下後六七日不大便。煩不解。腹滿痛者。此有燥屎也。所以然者。本有宿食故也。宜大承氣湯。

二五五。病人小便不利。大便乍難乍易。時有微熱。喘冒不能卧者。有燥屎也。宜大承氣湯。

二五六。食穀欲嘔者。屬陽明也。吳茱萸湯主之。得湯反劇者。屬上焦也。

張仲景傷寒論合註卷十一

海門吳隱亭考槃編輯

辨陽明病脈證併治法中

夫實則譏語。虛則鄭聲。鄭聲重語也。

成無己曰。內經曰。邪氣盛則實。精氣奪則虛。譏語由邪氣盛而神識昏也。鄭聲由精氣奪而聲不全也。

方中行曰。實以邪言。譏語呢喃不了之妄語也。虛以正言。以重語釋鄭聲者。謂語聲之出。由於邪實正虛。濁惡而厭聽也。

婁全善曰。余用參耆歸朮等劑。治譏語得愈者甚多。豈可不分虛實。概用黃連解毒大小承氣等湯下之乎。按凡病皆有虛實。不獨譏語為然。

張隱菴曰。自此以下凡十二節。皆論譏語。但以下止言譏語而不言鄭聲。當知鄭聲即譏語之重複。若因虛而致譏語者。即鄭聲也。

周禹載曰。重語者。字句重疊。不能轉出下語。真氣盡奪之象。非聲出鄭重也。若重濁則有力矣。安得謂之虛乎。

柯韻伯曰。同一譏語。而有虛實之分。邪氣盛則實。言雖妄誕。與發狂不同。有莊嚴狀。名曰譏語。正氣奪則虛。必目見鬼神。故鄭重其語。有求生求救之狀。名曰鄭聲。此即從譏語中分出。

以明謔語有不因胃實而發者更釋以重語二字見鄭重之謂而非鄭重之音也若造字出於喉中與語多重複叮嚀不休等義誰不知其虛仲景烏用辨

金鑑曰謔語一證有虛有實實則謔語陽明熱甚上乘於心亂言無次其聲高朗邪氣實也虛則鄭聲精神衰乏不能自主語言重複其聲微短正氣虛也

陳修園曰謔語之時聆其聲有不正之聲輕微重複之語即是鄭聲註家分而為兩皆相沿之誤也故止首節提出鄭聲而後無鄭聲之證

唐容川曰聲音出於腎成於肺而其辨言語者則主於心心欲言而舌動音出遂成詞句心氣實則神煩亂而言語多妄故為謔語心氣虛則神顛倒而言語重複故為鄭聲謔語當攻鄭聲不當攻謔語多生兼鄭聲則多死故下文言謔語而直視喘滿者死下利者死則謔語而兼鄭聲亦在死之例矣細玩文法意在言外又陽病所以謔語者胃絡上通於心燥火相併而神明被其熒惑故煩妄多言至於見鬼則又心血結而為死魄心肝之神魂自見此死魄故如見鬼狀血室中血結亦能如見鬼狀腸胃中燥屎亦死魄之類故皆能如見鬼狀謔語見鬼不見鬼又可知其故矣

直視譫語喘滿者死下利者亦死

按譫語二字柯韻伯本在直視上

成無己曰直視譫語邪勝也喘滿為氣上脫下利為氣下脫是皆主死

方中行曰直視精不榮於目也謔語神不主乎心也喘則陽爭於上利則陰奪於下胃中土

也陰陽爭奪於上下而中氣不守故無法可治而皆主死也

喻嘉言曰此條當會意讀謂讞語之人直視者死喘滿者死下利者死其義始明蓋讞語者心火亢極也加以直視則腎水垂絕心火愈無制故主死喘滿者邪聚陽位而上爭正不勝邪氣從上脫故主死也下利者邪聚陰位而下奪正不勝邪氣從下脫故主死也

程郊倩曰直視讞語尚非死證即帶微喘亦有脈弦者生一條唯兼喘滿兼下利則真氣脫而難回矣

柯韻伯曰藏府之精氣皆上注於目目不轉睛不識人藏府之氣絕矣喘滿見於未汗之前為裏實見於讞語之時是肺氣已敗呼吸不利故喘而不休脾家大虛不能為胃行其津液故滿而不運若下利不止是倉廩不藏門戶不要也與大便難而譫語者天淵矣

尤在涇曰直視讞語為陰竭熱盛之候此為邪氣日損或陰氣得守猶或可治若喘滿則邪內盛或下利則陰內泄皆死證也

章虛谷曰直視喘滿肝腎氣絕直視下利脾腎氣絕雖無讞語亦死也

發汗多若重發汗者亡其陽讞語脈短者死脈自和者不死

按舒馳遠曰亡其陽陽字有悞應是陰字何也病在少陰汗多則亡陽病在陽明汗多則亡陰蓋陽明篇皆陽旺胃實之證但能亡陰不能亡陽

方中行曰汗本血之液陽亡則陰亦虧脈者血氣之道路短則其道窮矣故亦無法可治而主死也和則病雖竭而血氣則未竭故知生可回也

按經曰人形病脈不病曰生脈病形不病曰死與此互相發明

喻嘉言曰此言太陽經得病時發汗過多及傳陽明時重發其汗亡陽而譫語之證也亡陽之人所存者陰氣耳故神魂無主而妄見妄聞與熱邪乘心之候不同況汗多則大邪必從汗解止慮陽神飛越難返故脈短則陰陽不附脈和則陰陽未離其生死俱從脈定耳

張隱菴曰此言汗多亡陽譫語憑脈而決其死生也發汗多則亡中焦之津液矣若重發汗更亡心主之血液矣夫汗雖陰液必由陽氣蒸發而出故汗多重汗則亡其陽表陽外亡心氣內亂故譫語脈者心之所主也脈短則血液虛而心氣內竭故死脈自和則心氣調而血液漸生故不死

汪琥曰譫語者脈當實大或洪滑為自和自和者言脈與病不相背也病雖甚不死若譫語脈短為邪盛正衰乃陽證見陰脈也無法可施

尤在涇曰汗多復汗陽氣重傷而邪復不解為譫語而脈短譫語為邪之盛脈短為氣之少病盛勝臟故死脈自和者邪氣雖盛而正氣猶足相持故得不死

章虛谷曰經曰奪血者無汗奪汗者無血是汗與血出於一源也重發汗而亡陽津其營血亦竭矣心無血養邪熱擾亂而譫語其脈短者生氣不能接續故死若脈和者本元未敗猶可治之而不死也

唐容川曰此見譫語不盡胃實心神虛乏亦譫語也又見心神藏於血中血脈乏竭則神不可復故死血脈流利則神可歸宅故不死西醫言心體跳動不休而脈管隨之以動中國雖

無此說法然觀仲景復脈湯純治心血則脈之託根於心為不爽矣脈短則心血結而神亡脈和則心血足而神復仲景示人至深切矣

傷寒若吐若下後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獨語如見鬼狀若

劇者發則不識人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脈弦者生瀉者死微者但發熱譫語者大承

氣湯主之

按金鑑曰脈弦者生之弦字當是滑字弦為陰負之脈豈有必生之理惟滑脈為陽始有生理况滑者通也瀉者塞也凡物之理未有不以通為生而塞為死者當改之

成無己曰若吐若下皆傷胃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者亡津液胃虛邪熱內結也陽

明王於申酉戌日晡所發潮熱者陽明熱甚也不惡寒者表證罷也獨語如見鬼狀者陽明

內實也以為熱氣有餘若劇者是熱氣甚大也熱大甚於內昏冒正氣使不識人至於循衣

摸牀惕而不安微喘直視傷寒陽勝而陰絕者死陰勝而陽絕則死熱劇者為陽勝脈弦為

陰有餘瀉為陰不足陽熱雖劇脈弦知陰未絕而猶可生脈瀉則陰絕故不可治其邪熱微

而未至於劇者但發熱譫語可與大承氣湯以下胃中熱經曰凡服下藥中病即止若一服

利則止後服

喻嘉言曰前云譫語脈短者死此云脈弦者生下節云譫語脈滑疾者用小承氣湯此云脈

瀉者死更互一字而大意躍然

程知曰婁全善治循衣摸牀補益得愈亦因其脈證之不足也劉守真每以承氣治熱病法

雖祖於仲景而辨證其未能如此詳悉故開後人鹵莽之端又曰喘則氣欲上脫微喘者

邪實於內而又不能大喘也不識人循衣摸牀心欲絕也動惕不安肝欲絕也微喘肺欲絕也直視腎欲絕也內經所謂三陰三陽五藏六府皆受病營衛不行藏府不通故脈瀯者死也

張隱菴曰此言傷寒吐下不解內合三陰亦憑脈而決其生死必得少陽陽明之熱化者可治也傷寒若吐若下後則中胃虛微病仍不解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者津液內竭也夫病至十餘日乃三陰主氣之期日晡所發潮熱不惡寒者陽明病氣而內合於太陰也獨語如見鬼狀則心主之神氣虛而病合於少陰若劇者或以時發夫少陰主神機樞轉時出時入發則神氣昏憤而不識人此少陰之劇證也循衣摸牀惕而不安則四肢筋血虛微而病合於厥陰夫肝主筋而厥陰主四末也直陰內虛陽無所附故微喘直視此病合三陰而神氣內亂證屬不治若脈弦者生蓋弦乃春生之木象得陰中生陽之脈故主生瀯則無血心氣虛寒故主死若微者謂無三陰之劇證而但發熱譫語者病陽明火熱之氣故以大承氣湯主之

程郊倩曰若吐若下後不解由其人風邪在胃而成燥未經發汗輒吐不待過經即下津液亡而邪未去盡燥氣從邪反結為實故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從前宜再用大承氣湯蕩盡邪燥以安津液法不當出此胃氣生熱其陽則絕故諸所見證莫非陽亢陰絕孤陽無依而擾亂之象弦瀯皆陰脈弦脈猶帶長養瀯脈已成涸竭生死以此斷之微者但發熱譫

語者仍是邪燥結實陰未全竭故以大承氣湯主之

柯韻伯曰吐下後不解病有微劇之分微者是邪氣實當以下解劇者邪正交爭當以脈斷其生死弦者是邪氣實不失為下證故生瀉者是正氣虛不可更下故死

汪琥曰日晡所發潮熱者府實燥甚故當其經氣旺時發潮熱也獨語者即譫語也獨語如見鬼狀乃陽明府實而妄見妄聞劇者甚也成註云熱甚昏冒正氣故不識人循衣摸牀者陽熱偏勝而躁動於手也惕而不安者胃熱冲膈心神為之不甯也又胃熱甚而氣上逆則喘直視則邪干藏矣故其生死之機須於脈候決之

金鑑曰循衣摸牀危證也一以陰氣未竭為可治如太陽中風火劫變捻衣摸牀小便利者生是也一以陽熱之極為可攻如陽明裏熱成實循衣摸牀脈滑者生瀉者死是也大抵此證多生於汗吐下後陽氣大虛精神失守經曰四肢者諸陽之本也陽虛故四肢擾亂失所倚也以獨參湯救之汗多者以參耆湯愈者不少不可概為陽極陰絕也

舒馳遠曰此證本因胃有宿燥固不宜吐傷津液惟宜下以去其燥若下之不當則燥不去而病不解亦徒傷津液反成結實故不大便五六日上至十餘日愈久愈結矣仲景未言治法觀後段之微者尚主大承氣湯而前之劇者亦無非陽亢陰盡之象驅陽救陰法亦不出大承氣之外特以勢急而製宜加重焉雖云脈弦者生然在見幾於早否則馴至脈瀉無論大承氣無能為即神丹亦無能為矣

陽明病其人多汗。以津液外出。胃中燥。大便必鞕。鞕則譫語。小承氣湯主之。

成無己曰。亡津液。胃燥。大便鞕。而譫語。雖無大熱。內結亦須與小承氣湯。和其胃氣。

張路玉曰。多汗。譫語。下證急矣。以其人汗出既多。津液外耗。故不宜大下。但當略與小承氣湯。和其胃氣。

程郊倩曰。陽明病法多汗。其入屬汗家。則不必發其汗。而津液外出。自致胃燥。便鞕。而譫語。故雖小承氣湯。亦只一服為率。

周禹載曰。其人多汗。胃中之津液大出。更不問小腸之水道。通利總之以有限之藏。不足供外越之用也。故始而燥。既而鞕。既而譫語。皆因多汗。惟小承氣足以去其邪。止其譫語也。

尤在涇曰。汗生於津液。津液資於穀氣。故陽明多汗。則津液外出也。津液出於陽明。而陽明亦藉養於津液。故陽明多汗。則胃中無液而燥也。胃燥則大便鞕。鞕則譫語。是宜小承氣湯以和胃而去實。

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脈滑而疾者。小承氣湯主之。因與承氣湯一升。腹中轉失氣者。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勿更與之。明日不大便。脈反微澀者。裏虛也。為難治。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成無己曰。陽明病。譫語發潮熱。若脈沉實者。內實也。則可下。若脈滑疾。為裏熱未實。則未可下。先與小承氣湯。和之。湯入腹中。轉失氣者。中有燥屎。可更與小承氣湯一升。以除之。若不轉失氣者。是無燥屎。不可更與承氣湯。至明日邪氣傳時。脈得沉實。緊實之類。是裏實也。反

得微瀉者裏氣大虛也。若大便利後，脈微瀉者，止為裏虛而猶可治。此不曾大便利，脈反微瀉，是正氣內衰為邪所勝，故云難治。

方中行曰：滑以候食，故為大便鞭之診。疾裏熱甚也。然滑疾有不甯之意，不可不知。微者，陽氣不充，瀉者陰血不足，故曰裏虛也。難治者，氣不充則無以為運行，血不足則無以為潤送，故曰陽微不可下，無血不可下，此之謂也。

程郊倩曰：陽明病已見讞語，胃火乘心可知。兼發潮熱，邪盛而正氣乘旺，方敢與爭，可知脈復滑而疾，非遲弱尚帶虛帶寒可知。當從胃家實治，誰不曰宜？不知滑疾雖陽盛之診，然流利不定，終未着實，主以小承氣湯尚在試法之列。果轉矢氣，則知腸中有燥屎，因劉小未能遽下。所下者尿之氣耳，不妨更服以促之。若不轉矢氣，并不大便，則胃中無物可知。微為陽虛，瀉為液竭，脈反變此則前之滑疾乃假陽泛上之假象，而今之微瀉乃裏氣大虛之真形。其陽明病屬津液竭而閉，讞語屬虛陽不能自安而鄭聲，潮熱屬陽微僅得乘旺而暫現，正虛則邪愈實，難治者此證須是補虛滋液以回陽氣而苦寒留中，無從布氣，須先泄去其藥方可施治。無奈正氣已虛，又不可更與承氣湯也。

按辯理精微
匪夷所思

周禹載曰：脈之滑疾正與微瀉相反，何未經誤下變乃如此懸絕耶？讞語潮熱明明下證假使證兼腹滿鞭痛，或手足濇然汗出，仲景此時竟行攻下，當不俟小承氣試之矣。假使下證總未全見而脈實大有力，即欲試之一轉矢氣，此時仲景亦竟行攻下，當不俟小承氣再試。

之矣然其所以然者正疑其人痰結見滑得熱變疾胃氣早虛者有之故一見滑疾便有微瀉之慮此所以一試再試而不敢攻也故曰裏虛之候治之為難不但大承氣所禁即小承氣亦不可與故仲景特揭以垂訓若曰陽明證中脈滑疾者尚有此種變脈設下後更多變證不言可知也後之學者慎無忽乎脈法云爾

柯韻伯曰脈滑而疾者有宿食也謔語潮熱下證具矣與小承氣試之不轉失氣宜為易動明日而仍不大便其胃家似實而脈反微瀉微則無陽瀉則少血此為裏虛故陽證反見陰脈也然胃家未實陰脈尚多故脈遲脈弱者始可和而久可下陽脈而變為陰脈者不惟不可下更不可和脈滑者生脈澀則死故為難治然滑有不同又當詳明夫脈弱而滑是有胃氣此脈來滑疾是失其常度重陽必陰仲景早有成見故少與小承氣試之若據譫語潮熱而與大承氣陰盛已亡矣此脈證之假有餘小試之而即見真不足憑脈辨證可不慎哉勢若不得不通者可用蜜煎導虛甚者與四逆湯陰得陽則解矣

唐容川曰裏虛是指胃中無燥屎也蓋不轉矢氣即為無燥屎仲景已有明文而柯氏猶云可用蜜煎導只緣註家但知謔語是胃病而不知謔語是心主之病胃家實熱上薰為謔語者奪其實則愈今裏虛而胃不實則不可下若脈滑者心主之陰血尚足急去其心中之熱而謔語可治矣設脈反微瀉心中陰血已結故脈應之而瀉血竭而陽神又亂謔語不休則正既敗而邪又甚是以難治此與上謔語脈短同是指心主言讀者互參則不致誤

尤在涇曰譫語發潮熱胃實之徵也脈滑而疾則與滑而實者差異矣故不與大承氣而與小承氣也若服一升而轉失氣者知有燥屎在胃中可更服一升若不轉失氣者此必初鞭後漉不可更與服之一如前條之意也乃明日不大便而脈反微瀯則邪氣未去而正氣先衰補則礙邪攻則傷正故曰難治便雖未通豈可更以承氣攻之哉

舒馳遠曰譫語發潮熱陽明府證審矣再驗其舌胎乾燥惡熱喜冷則徑投大承氣急下可也又何必小承氣試之若脈反微瀯者則微為陽虛瀯為液竭方中宜加參附以補陽氣歸地以助陰精此又法中之法也吾常用之而有驗世醫多不知此只據腹滿便閉等證無論裏虛裏實即妄投承氣等湯而釀不治之證總由不講仲景之法故也

陽明病譫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能食者但鞭耳宜大承氣湯

尤按

在涇曰宜大承氣湯五字當在胃中有燥屎句下

成無己曰譫語潮熱為胃實當消穀引食反不能食者胃中有燥屎而胃中實也若能食者胃中虛熱不得為有燥屎雜病虛為不欲食實為欲食傷寒則胃實熱甚者不能食胃中虛熱甚者能食與雜病為異也與大承氣湯以下燥屎遂結熱

方中行曰不能食寒因也故屎燥能食因於風也故但鞭爾

喻嘉言曰有燥矢則腸胃熱結故不能食若能食則腸胃未結故但鞭耳俱宜大承氣湯者已結者開其結未結者瀉其熱不令更結同一譫語潮熱故同一治

張隱菴曰此即上文陽明譏語潮熱而有虛實之意特假能食不能食以驗之陽明病譏語有潮熱承上文而言也反不能食與能食者設辭也意謂譏語潮熱而屬於虛則當能食反不能食者裏氣雖虛而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雖有燥屎不可下也若能食者雖虛不虛而但有便鞭之證耳是當下之宜大承氣湯脾熱去而陽明之便鞭亦行矣 孫氏曰不能食胃中有燥屎五六枚醫認為實證而屢泄之則陰受其害而不覺凡醫傷寒者所當留意也

按宜大承氣湯句宜接胃中有燥屎句讀為是

張路玉曰此以能食不能食辨燥結之微甚也潮熱譏語胃中熱甚所致胃熱則能消穀今反不能食此必熱傷胃中津液氣化不能下行燥屎逆攻於胃之故宜大承氣湯急祛亢極之陽以救垂絕之陰若能食者胃中氣化自行熱邪不盛津液不致大傷大便雖鞭不久自行不必用藥反傷其氣也

周禹載曰大承氣湯句宜單承燥屎五六枚來何者至於不能食為患已深故宜大下若能食但鞭未必燥屎五六枚口氣原是帶說只宜小承氣湯可耳

陳脩園曰內經云胃滿則腸虛腸滿則胃虛陽明病若譏語有潮熱反不能食者胃滿也胃滿則胃中必有燥屎五六枚也若譏語潮熱而能食者腸滿也腸滿則胃無燥屎故但大便鞭耳俱宜大承氣湯主之

章虛谷曰此言風邪入裏化熱而譏語有潮熱也中風本能食今反不能食者以胃中有燥